

插图本现代文学经典

陈师曾

插图

周作人散文经典

下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(集团)股份有限公司
春风文艺出版社

陈师曾

插图

周作人散文经典

下



北方联合出版传媒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春风文艺出版社

· 沈 阳 ·



关于俞理初

家传旧书中有一部俞理初的《癸巳类稿》，五厚册，大抵还是先君的手泽本，虽然不曾有什么题字印记。这部书我小时候颇喜欢，不大好懂，却时常拿出来翻翻，那时所看差不多就只是末三卷而已。民国以后才又买到《癸巳存稿》六册，姚氏刻本。关于俞君的事，也只在二书序跋及崇祀乡贤文件中见到一点。日前得安徽丛书本《癸巳类稿》，系用俞君晚年手订本石印，凡九册，附王立中编年谱一册，原文固多所增益，又得知其生平，是极可喜的事。年谱末复有谱余数则，集录遗闻轶事，很有意思，但恨稀少不禁读耳。尝见齐学裘著《见闻随笔》卷二十四中有俞理初一则云：

“黟县俞理初正燮孝廉读书过目不忘，书无不览，著作等身。曾为张芥航河帅修《行水金鉴》，数月而成，船过荆溪，访余于双溪草堂，款留小饮。谓余曰，近年苦无书读。四库全书以及道藏内典皆在胸中，国初以来名宦家世科墨，原原本本，背诵如流，博古通今，世罕其匹。工篆刻，为余刻蕉窗写意，玉溪书画两小印，古雅可珍。居家事母，不乐仕进，时移世乱，不知所终。”又戴醇士著《习苦斋笔记》中有俞正燮一则云：

“理初先生，黟县人，予识于京师，年六十矣。口所谈者皆游戏语，遇于道则行无所适，东南西北无可无不可。至人家，谈数语，辄睡于客座。问古今事，谎言不知，或晚间酒后，则原原本本，无一字遗。予所识博雅者无出其右。先生为壬辰孝廉，尝告我曰：予初次人都会试，谒副主考，则曰，尔与我朱卷刻本，我未见尔文也。窃疑正主考取中，副未寓目。谒正主考，则又曰，尔与我朱卷刻本，我未见尔文也。骇问故，曰：尔卷监临嘱副主考，宜细阅此卷，副疑且怒，置不阅。揭晓日先拆尔卷，见黟县人，问曰，此徽商耶？予曰，若是黟县俞某，则今之通人也。副主考幡然曰，然则中矣。其实我两人俱未见尔文，故欲一读耳。会试荐未售，房考为刻其著述，所谓《癸巳类稿》也。乡试正主考为汤文端金钊，会试房考为王菽原先生藻。”查年谱，乡试中式在道光元年辛巳，《笔记》误作壬辰，又题名亦错写为俞廷燮。年谱引用自述一节，唯未录《笔记》全文，其实上半亦甚有致，如收在谱余中正是很好资料也。《越縕堂日记补》辛集上咸



丰十一年六月二十日条下云：

“阅黟县俞理初孝廉正燮《癸巳类稿》，皆经史之学，间及近事记载，皆足资掌故，书刻于道光癸巳，故以此为名。新安经学最盛，能兼通史学者惟凌次仲氏及俞君。其书引证太繁，笔舌冗漫，而浩博殊不易得。……俞君颇好为妇人出脱。其《节妇说》言，礼云一与之齐终身不改，男子亦不当再娶。《贞女说》言，后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谓之贞女，乃贤者未思之过。未同衾而同穴，则又何必亲迎，何必庙见，何必为酒食以召乡党僚友，直无男女之分。《妒非女人恶德论》言，夫买妾而妻不妒，是恕也，恕则家道坏矣。明代律例，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，违者笞四十，此使妇女无可妒，法之最善者。语皆偏偏，似谢夫人所谓出于周姥者，一笑。”又壬集同治元年十月二十三日条下云：

“阅俞理初《癸巳类稿》。理初博综九流，而文繁无择，故不能卓然成一家言，盖经学之士多拙于文章，康成冲远尚有此恨，况其下乎。”李莼客这里所说的话我觉得很中肯，《类稿》的文章确实不十分容易读，却于学问无碍，至于好为妇人出脱，越缦老人虽然说得有点开玩笑的样子，在我以为这正是他的一特色，没有别人及得的地方。记得老友饼斋说，蔡孺民先生在三十年前著《中国伦理学史》，说清朝思想界有三个大人物，即黄梨洲，戴东原，俞理初，是也。蔡先生参与编辑年谱，在跋里说明崇拜俞君的理由，其第一点是“认识人权”，实即是他平等的两性观。跋文云：

“男女皆人也，而我国习惯，寝床寝地之诗，从夫从子之礼，男子不禁再娶，而寡妇以再醮为耻，种种不平，从未有出而纠正之者。俞先生从各方面为下公平之判断。有说明善意者，有为古人辩诬者，有为无告讼直者，无一非以男女平等之立场发言。”这与越缦差不多是同一意思，不过是从正面说了，我也正是同意。《类稿》十三《节妇说》中云：

“古言终身不改，言身则男女同也。七事出妻，乃七改矣，妻死再娶，乃八改矣。男子理义无涯涘，而深文以罔妇人，是无耻之论也。”《贞女说》末云：

“呜呼，男儿以忠义自责则可耳，妇女贞烈，岂是男子荣耀也。”《书旧唐书舆服志后》末云：

“古有丁男丁女，裹足则失丁女，阴弱则两仪不完。又出古舞屣贱服，女贱则男贱。”《存稿》十四《家妓官妓旧事》中云：

“杨诚斋以教授狎官妓乃黥妓面以耻教授，《山房随笔》言，岳阳教授陈诜与妓江柳狎，守孟之经杖柳，文其鬓以陈诜二字，押隶辰州，此均所谓虐无告也。”以上所举都是好例，义正而词亦严，却又情理湛足，如以绮语作譬喻，正可云櫨若冰霜而复艳如桃李也。《存稿》十四中有酷儒，愚儒，谈玄，夸诞，旷



达，悖儒等莠书六篇，对于古人种种荒谬处加以指摘，很有意思。其论《酷儒莠书》末云：

“此东坡《志林》所谓杜默之豪，正京东学究饮私酒，食瘴死牛肉，醉饱后所发者也。”又《愚儒莠书》末云：

“著书者含毫吮墨，摇头转目，愚鄙之状见于纸上也。”读此数语，觉得《习苦斋笔记》所云“口所谈者皆游戏语”大抵非假，盖此处诙谐笔法可以为证。同卷中有《白席》一篇，篇幅较短，意趣相近，全录于下：

“《通鉴纲目》有书法发明等书，《续纲目》又有发明广义等杂于事实之中，卑情谄态，甚可厌恶。《容斋五笔》云，杨愿佞秦桧，桧食间喷嚏失笑，愿仓卒间亦随之喷嚏失笑。此等书颇似之。又尝戏谓之白席。《老学庵笔记》云，北方有白席，鄙俚可笑。韩魏公赴一姻家礼席，偶取盘中荔枝欲啗之，白席遽唱言，资政吃荔枝，请众客伺吃荔枝。魏公憎其喋喋，因置不复取，白席又唱言，资政恶发也，却请众客放下荔枝。魏公亦为之一笑。”孔子曰，左丘明耻之，丘亦耻之。此种白席的书我也觉得甚可厌恶，俞君所说真先得我心，清朝三贤我亦都敬重，若问其次序，则我不能不先俞而后黄戴矣。我们生于二十世纪的中华民国，得自由接受性心理的知识，才能稍稍有所理解，而人既无多，话亦难说，妇人问题的究极仍属于危险思想，为老头子与其儿子们所不悦，故至于今终未见有好文章也。俞君生嘉道时而能直言如此，不得不说是智勇之士，而今人之虚弱无力乃更显然无可逃遁矣。论理，我们现在对于男女问题应该有更深切的了解，可以发出更精到的议论来了，可是事实上还只能看到癸巳二稿的文章，而且还觉得很新很大胆，中国的情形是否真如幼稚的乐天家所想是“进化”着，向着天堂往前走，殊不能无疑。不过一定说是道光时代比现在好那自然也未必，俞理初固一人，王荪原阮云台也并不多。据年谱末引姚仲实著《见闻偶笔》一则云：

“黟县俞理初正夔应礼部试，总裁为歙曹文正公振鏞，仪征阮文达公元。文达夙慕先生名，必欲得之，每遇三场五策详瞻者必以为理初也，及榜发不见名，遍搜落卷中亦不得，甚讶之。文正徐取一卷曰，此殆君所谓佳士乎，吾平生最恶此琐琐者，已摈之矣。撤弥封验之，果然。”姚仲实为民国初年人，唯系安徽世家，所述当有所本，且以情理推之亦正不错。清季相传有做官六字口诀曰：多磕头，少说话。据云即此曹振鏞所授也，有此见识，其为文正公也固宜，其摈斥俞理初亦正是当然耳。讲俞君的故事而有此趣事作结，亦殊相称，与上文戴齐二君所记似更有照应得法之妙也。



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

太炎先生去世已经有半年了。早想写一篇纪念的文章，一直没有写成，现在就要改岁，觉得不能再缓了。我从太炎先生听讲《说文解字》，只想懂点文字的训诂，在写文章时可以少为达雅，对于先生的学问实在未能窥知多少，此刻要写也就感到困难，觉得在这方面没有开口的资格。现在只就个人所知道的关于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略述一二，以为纪念。

民国前四年戊申（1908年），太炎先生在东京讲学，因了龚未生（宝铨）的介绍，特别于每星期日在民报社内为我们几个人开了一班，听讲的有许季黻（寿裳），钱均甫（家治），朱蓬仙（宗莱），朱遏先（希祖），钱中季（夏，今改名玄同），龚未生，先兄豫才（树人），和我共八人。大约还在开讲之前几时，未生来访，拿了两册书，一是德人德意生（Deussen）的《吠檀多哲学论》英译本，卷首有太炎先生手书邬波尼沙陀五字，一是日文的印度宗教史略，著者名字已忘。未生说先生想叫人翻译邬波尼沙陀（Upanishad），问我怎么样。我觉得这事情太难，只答说待看了再定。我看德意生这部论却实在不好懂，因为对于哲学宗教了无研究，单照文字读去觉得茫然不得要领。于是便跑到丸善，买了“东方圣书”中的第一册来，即是几种邬波尼沙陀的本文，系麦克斯穆勒（Max Müller，《太炎文录》中称马格斯牟拉）博士的英译，虽然也不大容易懂，不过究系原本，说得更素朴简洁，比德国学者的文章似乎要好办一点。下回我就顺便告诉太炎先生，说那本《吠檀多哲学论》很不好译，不如就来译邬波尼沙陀本文，先生亦欣然赞成。这里所说泛神论似的道理虽然我也不甚懂得，但常常看见一句什么“彼即是你”的要言，觉得这所谓奥义书仿佛也颇有趣，曾经用心查考过几章，想拿去口译，请太炎先生笔述，却终于迁延不曾实现，很是可惜。一方面太炎先生自己又想来学梵文，我早听见说，但一时找不到人教——日本佛教徒中有通梵文的，太炎先生不喜欢他们，有人来求写字，曾录《孟子》逢蒙学射于羿这一节予之。苏子穀也学过梵文，太炎先生给他写《梵文典序》，不知怎么又不要他教。东京有些印度学生，但没有佛教徒，梵文也未必懂。因此这件事也就阁了好久。有一天，忽然得到太炎先生的一封信。这大约也是未生带来的，信面系用篆文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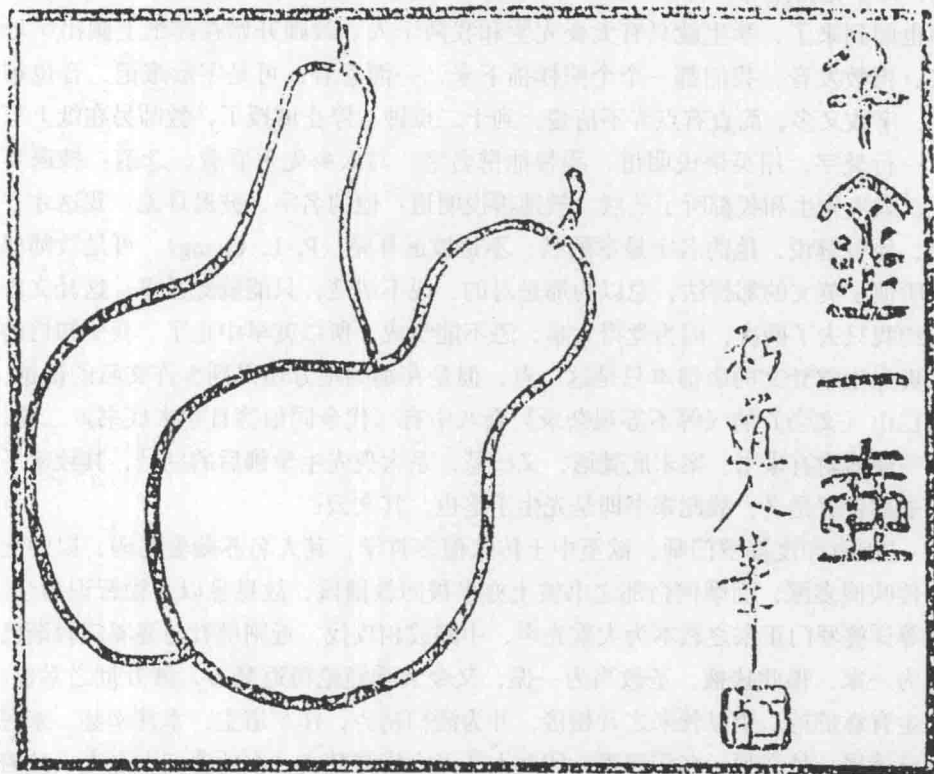


写，本文云：

“豫哉，启明兄鉴，数日未晤。梵师密史逻已来，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，此间人数无多，二君望临期来赴。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，无庸急急也。手肃，即颂撰祉。麟顿首。十四。”其时为民国前三年己酉（一九〇九）春夏之间，却不记得是那一月了。到了十六那一天上午，我走到“智度寺”去一看，教师也即到来了，学生就只有太炎先生和我两个人。教师开始在洋纸上画出字母来，再教发音，我们都一个个照样描下来，一面念着，可是字形难记，音也难学，字数又多，简直有点弄不清楚。到十二点钟，停止讲授了，教师另在纸上写了一行梵字，用英语说明道，我替他拼名字。对太炎先生看着，念道：披遏耳羌。太炎先生和我都听了茫然。教师再说明道：他的名字，披遏耳羌。我这才省悟，便辩解说，他的名字是章炳麟，不是披遏耳羌（P. L. Chang）。可是教师似乎听惯了英文的那拼法，总以为那是对的，说不清楚，只能就此了事。这梵文班大约我只去了两次，因为觉得太难，恐不能学成，所以就早中止了。我所知道的太炎先生学梵文的事情本只是这一点，但是在别的地方还得到少许文献的证据。杨仁山（文会）的《等不等观杂录》卷八中有《代余同伯答日本末底书》二通，第一通前附有来书。案末底梵语，义曰慧，系太炎先生学佛后的别号，其致宋平子书亦曾署是名，故此来书即是先生手笔也。其文云：

“顷有印度婆罗门师，欲至中土传吠檀多哲学，其人名苏蕤奢婆弱，以中土未传吠檀多派，而摩诃衍那之书彼土亦半被回教摧残，故恳恳以交输智识为念。某等详婆罗门正宗之教本为大乘先声，中间或相攻伐，近则佛教与婆罗门教渐已合为一家，得此扶掖，圣教当为一振，又令大乘经论得返梵方，诚万世之幸也。先生有意护持，望以善来之音相接，并为洒扫精庐，作东道主，幸甚幸甚。末底近已请得一梵文师，名密尸逻，印度人非人人皆知梵文，在此者三十余人，独密尸逻一人知之，以其近留日本，且以大义相许，故每月只索四十银圆，若由印度聘请来此者，则岁须二三千金矣。末底初约十人往习，顷竟不果，月支薪水四十圆非一人所能任，贵处年少沙门甚众，亦必有白衣喜学者，如能告仁山居士设法资遣数人到此学习，相与支持此局，则幸甚。”杨仁山所代作余同伯的答书乃云：

“来书呈之仁师，师复于公曰：佛法自东汉入支那，历六朝而至唐宋，精微奥妙之义阐发无遗，深知如来在世转婆罗门而入佛教，不容丝毫假借。今当末法之时，而以婆罗门与佛教合为一家，是混乱正法而渐入于灭亡，吾不忍闻也。桑榆晚景，一刻千金，不于此时而体究无上妙理，遑及异途问津乎。至于派人东渡学习梵文，美则美矣，其如经费何。此时祇桓精舍勉强支持，暑假以后下期学费未卜从何处飞来，唯冀龙天护佑，檀信施资，方免枯竭之虞耳。在校僧徒程度太



千金一壺



浅，英语不能接谈，学佛亦未见到，迟之二三年或有出洋资格也。仁师之言如此。”此两信虽无年月，从暑假以后的话看来可知是在己酉夏天。第二书不附“来书”，兹从略。太炎先生以朴学大师兼治佛法，又以依自不依他为标准，故推重法相与禅宗，而净土秘密二宗独所不取，此即与普通信徒大异，宜其与杨仁山言格格不相入。且先生不但承认佛教出于婆罗门正宗，（杨仁山答夏穗卿书便竭力否认此事。）又欲翻读吠檀多奥义书，中年以后发心学习梵天语，不辞以外道为师，此种博大精进的精神，实为凡人所不能及，足为后学之模范者也。我于太炎先生的学问与思想未能知其百一，但此伟大的气象得以懂得一点，即此一点却已使我获益匪浅矣。



谈笔记

近来我很想看点前人笔记。中国笔记本来多得很，从前也杂乱地看得不少，可是现在的意思稍有不同。我所想看的目下暂以近三百年为准，换句话说差不多就是清代的，本来再上溯一点上去亦无不可，不过晚明这一类的著作太多，没有资力收罗，至于现代也不包括在里边，其理由却又因为是太少，新式的杂感随笔只好算是别一项目了。看法也颇有变更，以前的看笔记可以说是从小说引申，现在是仿佛从尺牍推广，这句话有点说得怪，事实却正如此。近年我搜集了些尺牍书，贵重难得的终于得不到外，大约有一百二十种，随便翻阅也觉得有意思，虽然写得顶好自然还只能推东坡和山谷。他们两位的尺牍实在与其题跋是一条根子的，所以题跋我也同样地喜欢看，而笔记多半——不，有些好的多是题跋的性质或态度，如东坡的《志林》更是一个明显的实例。我把看尺牍题跋的眼光移了去看笔记，多少难免有龃龉不相入处，但也未始不是一种看法，不过结果要把好些笔记的既定价值颠倒错乱一下罢了，据《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卷一一七子部杂家类下分类解说云：

“以立说者谓之杂学，辨证者谓之杂考，议论而兼叙述者谓之杂说，旁究物理牖陈纤琐者谓之杂品，类辑旧文涂兼众轨者谓之杂纂，合刻诸书不名一体者谓之杂编，凡六类。”又卷一四〇子部小说类下云：

“迹其流别，凡有三派，其一叙述杂事，其一记录异闻，其一缀辑琐语也。”照着上边的分法，杂家里我所取的只是杂说一类，杂考与杂品偶或有百一可取，小说家里单取杂事，异闻虽然小时候最欢喜，现在则用不着，姑且束之高阁。这实在是我看笔记最非正宗的一点。蒲留仙的《聊斋志异》，纪晓岚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五种，我承认他们是中国传奇文与志怪小说的末代贤孙，文章也写得不坏，可是现在没有他们的份。我这里所要的不是故事，只是散文小篇，是的，或者就无妨称为小品文，假如这样可以辨别得清楚，虽然我原是不赞同这名称的。姑妄言之的谈狐鬼原也不妨，只苦于世上没有多少这种高明人，中间多数即不入迷也总得相信，至于讲报应的那简直是下流与恶趣了。《广陵诗事》卷九引成安若《皖游集》云，太平寺中一冢现妇人足，弓样宛然，（其实是妇人现冢足耳，



只可惜士女都未之知。)便相信逆妇变猪并非不经之谈。我曾这样说:

“阮芸台本非俗物,于考据词章之学也有成就,乃喜记录此等恶滥故事,殊不可解。世上不乏妄人,编造《坐花志果》等书,灾梨祸枣,汗牛充栋,几可自成一库,则亦听之而已,雷塘庵主奈何也落此科臼耶。”张香涛著《辘轳语》卷一中有戒讲学误入迷途一项云:

“昨在省会有一士以所著书来上,将《阴鹭文》《感应篇》,世俗道流所谓《九皇经》《觉世经》,与《大学》《中庸》杂糅牵引,忽言性理,忽言易道,忽言神灵果报,忽言丹鼎符篆,鄙俚拉杂有如病狂,大为人心风俗之害,当即痛诋而麾去之。明理之士急宜猛省,要知此乃俗语所谓魔道,即与二氏亦无涉也。”张君在清末学者中不能算是大人物,这一节话却很有见识,为一般读书人所不能及。我曾批评陈云伯所著善书《莲花筏》,深惜其以聪明人而作鄙陋语,有云:

“此事殊出意外,盖我平时品评文人高下,常以相信所谓文昌与关圣,喜谈果报者为下等,以为颐道居士当不至于此也。”由此可知我对于这一类书是如何的没有好感,虽然我知道要研究士大夫的腐败思想这些都是极好的资料,但是现在无此雅兴,所以只好撂下。与这种神怪报应相反而亦为我所不要看的有专讲典章掌故的一类,如《啸亭杂录》,《清秘述闻》,《郎潜纪闻》等,无论人家怎么看重,认为笔记中的正宗,这都不相干,我总之是不喜欢,所以不敢请教,也并不一定是看不起,他们或者自有其用处,实在只是有点隔教,和我没有什么情分。有人要问,那么是否爱那轻松漂亮的一路呢?正如有人说我必须爱读《梅花草堂笔谈》与《幽梦影》,因为我曾经称扬过公安竟陵派的文学。其实这是未必然的。在一个月前我翻阅《复堂日记》,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。《日记》卷三癸酉同治十二年项下有一则云:

“《西青散记》致语幽清,有唐人说部风,所采诸诗玄想微言,萧然可诵。以示眉叔,欢跃叹赏,固性之所近,施均父略繙五六纸掷去之矣。”《日记补录》(念劬庐丛刻本)光绪二年(丙子)八月初九日条下有云:

“舆中展《西青散记》八卷,如木瓜酿,如新来禽,此味非舌阁硬饼者所知。”又十二年,(丙戌)二月初四日条云:

“阅《西青散记》,笔墨幽玄,心光凄澹,所录诗篇颇似明季钟谭一流,而视竟陵派为有生气也。”《日记续编》光绪二十三年(丁酉)四月十九日条云:

“《西青散记》附文略阅竟一过,嚼雪餐霞,味于无味,文章得山水之神,遇之于行墨之外,三十余年时时有故人之怀,非痴嗜也。”谭君于二十五年中四次赏扬《散记》,可知他对于此书确有一种嗜好,可是我却不敢附和。《复堂日记》中常记读小说,看他评定甲乙,其次序当是《琐蛭杂记》《夜雨秋灯录》《里乘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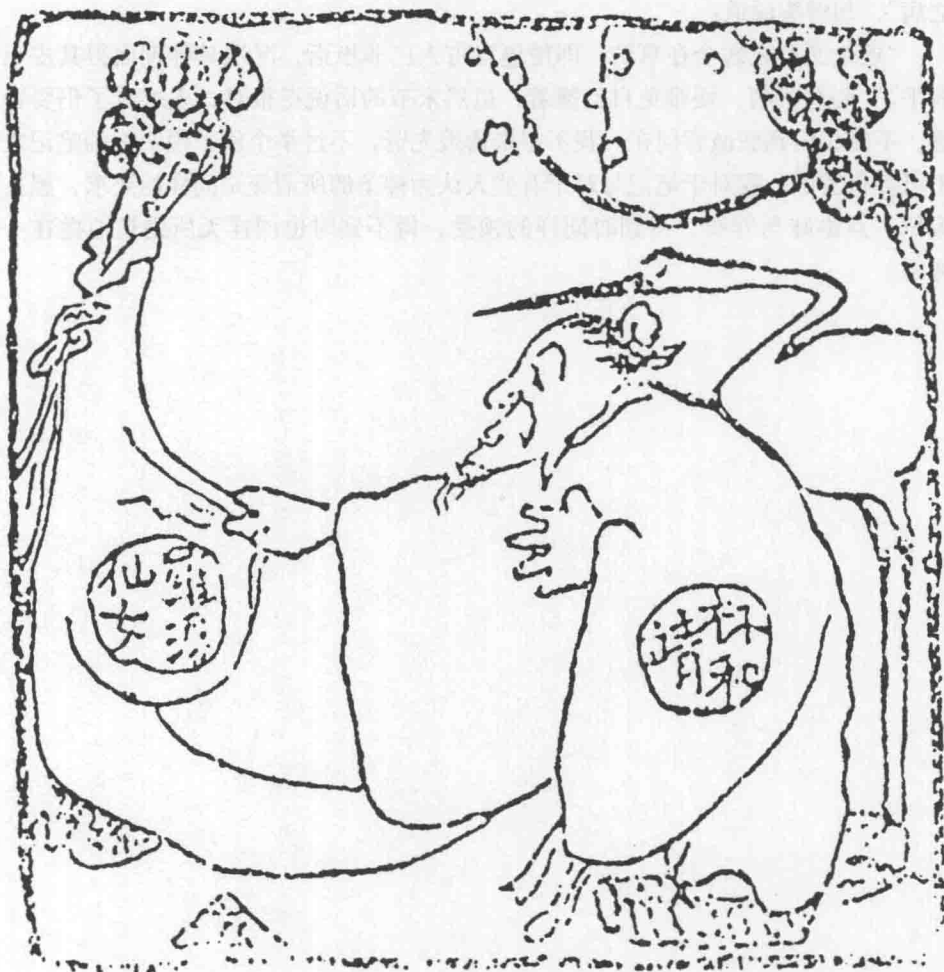


《客窗闲话》《伊园谈异》似亦可入，盖谭君多着重文字方面，又不以怪异果报为非也。我看笔记也要他文字好，朴素通达便好，并不喜欢浓艳波俏，或顾影弄姿，有名士美人习气，这一点意思与复堂不同，其次则无取志异。《西青散记》的诗文的确写，得不坏，论大体可以与舒白香《游山日记》相比，两者都是才人之笔，但《日记》似乎是男性的，有见识有胆力，而《散记》乃是女性的，拉上许多贺双卿的传说，很有点儿黏缠，容易流入肉麻一路去，还有许多降乩的女仙和显圣的关公，难免难得俗起来了。《散记》中也有几节文章可以选取的，如卷一记折柳亭的饮饯，卷二记姑恶鸟以及记络纬等鸣虫的一条，又有记儿时情事一则，与沈白白的《浮生六记》卷一所说文情相近。寒斋有瓜渚草堂旧刊本《西青散记》，有时候拿出来翻阅，也颇珍重，不过感情就只是如此而已，我是不喜欢古今名士派的，故对于史梧冈未必能比张元长张心来更看得重也。

上边把各家的笔记乱说了一阵，大都是不满意的，那么到底好的有哪几家呢？这话一言难尽，但简单地说，要在文词可观之外再加思想宽大，见识明达，趣味渊雅，懂得人情物理，对于人生与自然能巨细都谈，虫鱼之微小，谣俗之琐屑，与生死大事同样地看待，却又当作家常话的说给大家听，庶乎其可矣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野心与理想都难实现，我只希望能具体而微，或只得其一部分，也已可以满足。据我近年来的经验，觉得这个很不容易，读过的笔记本不多，较好的只有傅青主的杂记，刘继庄的《广阳杂记》，刘青园的《常谈》，郝兰皋的《晒书堂笔录》，马平泉的《朴丽子》，李登斋的《常谈丛录》，王白岩的《江州笔谈》等，此外赵云松俞理初的著作里也有可看的东西，而《四库总目》著录的顾亭林，王山史，宋牧仲，王貽上，陆扶照，刘玉衡诸人却又在其次了。这里我最觉得奇怪的是顾亭林的《日知录》，顾君的人品与学问是有定评的了，文章我看也写得很干净，那么这部举世推尊的《日知录》论理应该给我一个好印象，然而不然。我看了这书也觉得有几条是好的，有他的见识与思想，朴实可喜，看似寻常而别人无能说者，所以为佳，如卷十三中讲馆舍，街道，官树，桥梁，人聚诸篇皆是。但是我总感到他的儒教徒气，我不菲薄别人做儒家或法家道家，可是不可有宗教气而变成教徒，倘若如此则只好实行作揖主义，敬鬼神而远之矣。《日知录》卷十五火葬条下云：

“宋以礼教立国而不能革火葬之俗，于其亡也乃有杨璉真伽之事。”这岂不像是庙祝巫婆的话。卷十八李贽钟惺两条很明白的表出正统派的凶相，其朱子晚年定论一条攻击阳明学派则较为隐藏，末一节云：

“以一人而易天下，其流风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，古有之矣，王夷甫之清谈，王介甫之新说，其在于今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。孟子曰，天下之生久矣，一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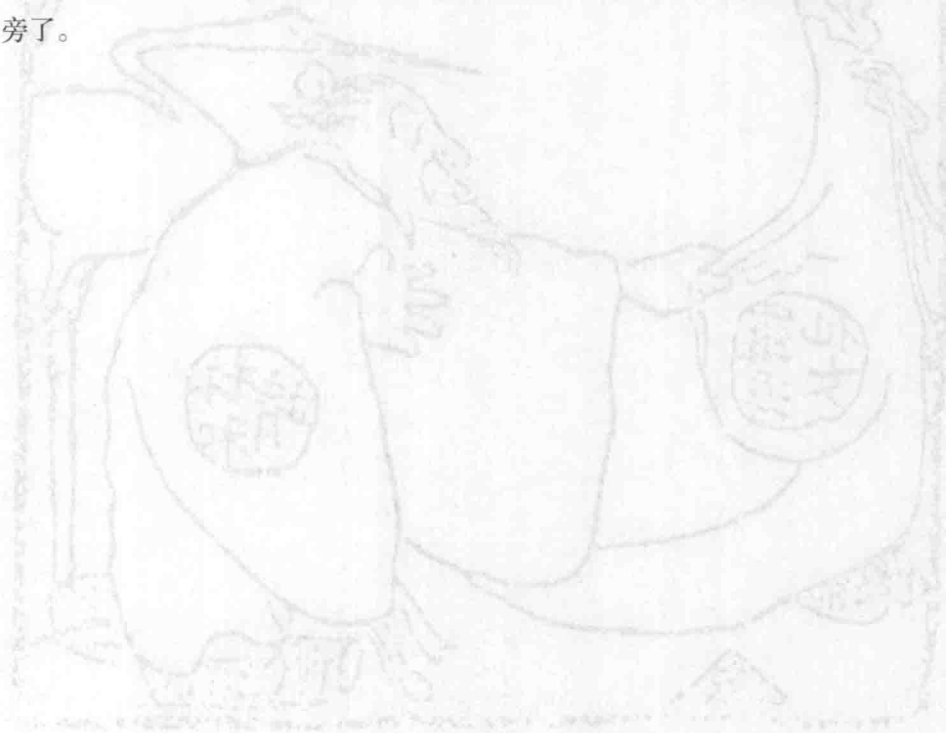
无题



治一乱。拨乱世反之正，岂不在于后贤乎。”又卷十九修辞一条攻击语录体文，末一则云：

“自嘉靖以后人知语录之不文，于是王元美之割记，范介儒之肤语，上规子云，下法文中，虽所得有浅深之不同，然可谓知言者矣。”次条题曰“文人摹仿之病”，却劈头说道：

“近代文章之病全在摹仿，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，况遗其神理而得其皮毛者乎。”心有所蔽，便难免自己撞着，虽然末节的话说得很对，人家看了仍要疑惑，不能相信到底诚意何在。我不想来谤毁先贤，不过举个例子说明好的笔记之不可多得罢了。我对于笔记与对于有些人认为神圣的所谓经是同样的要求，想去吸取一点滋味与养料，得到时同样的领受，得不到时也同样无所爱惜地抛在一旁了。





歌谣与名物

北原白秋著《日本童谣讲话》第十七章，题曰“水葫芦的浮巢”，其文云：

“列位，知道水葫芦的浮巢吗？现在就讲这故事吧。”

在我的故乡柳河那里，晚霞常把小河与水渠映得通红。在那河与水渠上面架着圆洞桥，以前是走过一次要收一文桥钱的。从桥上望过去，垂柳底下茂生着蒲草与芦苇，有些地方有紫的水菖蒲，白的菱花，黄的萍蓬草，或是开着，或是长着花苞。水流中间有叫作计都具利（案，即是水葫芦）的小鸟点点地浮着，或没到水里去。这鸟大抵是两只或四只结队出来，像豆一样的头一钻出水面来时，很美丽地被晚霞映得通红，仿佛是点着了火似的。大家见了便都唱起来了：

Ketsuri no atama ni hinchiiata, Sunda to omottara kekieta.

意思是说，水葫芦的头上点了火了，一没到水里去就熄灭了。于是小鸟们便慌慌张张地钻到水底里去了。再出来的时候，大家再唱，它又钻了下去。这实在是很好玩的事。

关东（案，指东京一带）方面称水鸟为牟屈鸟（案，读若 mugutchō，狩谷望之著《和名类聚抄笺注》卷七如此写）。计都具利盖系加以都布利一语方言之讹，向来通称为尔保（案，读若 nio，和字写作鸟旁从入字）。

这水鸟的巢乃是浮巢。巢是造在河里芦苇或蒲草的近根处，可是造得很宽缓很巧妙，所以水涨时它会随着上浮，水退时也就跟了退下去。无论何时这总在水中央浮着。在这圆的巢里便伏着蛋，随后孵化了，变成可爱的小雏鸟，张着嘴啼叫道：

咕噜，咕噜，咕噜！

在五六月的晚霞中，再也没有比那拉长了尾声的水葫芦的啼声更是寂寞的东西了。若是在远远的河的对岸，尤其觉得如此。不久天色暗了下来，这里那里人家的灯影闪闪的映照在水上。那时候连这水鸟的浮巢也为河雾所润湿，好像是点着小洋灯似的在暮色中闪烁。

水葫芦的浮巢里点上灯了，



点上灯了。

那个是，萤火么，星星的尾吗，

或者是蝮蛇的眼光？

虾蟆也阁阁地叫着，

阁阁地叫着。

睡罢睡罢，睡了罢。

猫头鹰也呵呵地啼起来了。

这一首我所做的抚儿歌便是歌咏这样的黄昏的情状的。小时候我常被乳母背着，出门去看那萤火群飞的暗的河边。对岸草丛中有什么东西发着亮光，仿佛是独眼怪似的觉得可怕，无端地发起抖来。简直是同萤火一样的虫原来在这些地方也都住着呵。”

这一篇小文章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地方，只因他写一种小水鸟与儿童生活的关系，觉得还有意思，所以抄译了来。这里稍成问题的便是那水鸟。这到底是什么鸟呢？据源顺所著《和名类聚抄》说，即是中国所谓鸕鹚，名字虽是很面善，其形状与生态却是不大知道。《尔雅》与《说文解字》中是都有的，但不能得要领，这回连郝兰皋也没有什么办法了，结果只能从扬子云的《方言》中得到一点材料：

“野鳧，其小而好没水中者，南楚之外谓之鸕鹚。”好没水中，可以说是有点意味了，虽然也太简单。我们只好离开经师，再去请教医师。《本草纲目》卷四十七云：

“《藏器》曰，鸕鹚水鸟也，大如鸠，鸭脚连尾，不能陆行，常在水中，人至即沉，或击之便起。其膏涂刀剑不锈，续英华诗云，马衔苜蓿叶，剑莹鸕鹚膏，是也。时珍曰，鸕鹚南方湖溪多有之，似野鸭而小，苍白文，多脂，味美，冬月取之。”日本医师寺岛良安著《和汉三才图会》卷四十一引《本草》文后案语（原本汉文）云：

“好入水食，似鳧而小，其头赤翅黑而羽本白，背灰色，腹白，嘴黑而短，掌色红也。雌者稍小，头不赤为异。肉味有臊气，不佳。”小野兰山著《本草纲目启蒙》卷四十三云：

“形似鳧而小，较刁鸭稍大。头背翅均苍褐色有斑，胸黄有紫斑，腹白，嘴黑色而短，尾亦极短，脚色赤近尾，故不能陆行，《集解》亦云。好相并浮游水上，时时出没。水面多集藻类，造浮巢，随风飘漾。”这里描写已颇详尽，又集录和汉名称，根据《食物本草会纂》有一名曰水葫芦，使我恍然大悟，虽然我所



见过的乃是在卖鸟肉的人的褡裢里，羽毛都已拔去，但我总认识了它，知道它肉不好吃，远不及斑鸠。实在因为我知道是水葫芦，所以才来介绍那篇小文章，假如我只在古书上见到什么鸚鵡鵲蹄等名，便觉得有点隔膜，即使有好文章好歌谣也就难于抄译了。辑录歌谣似是容易事，其实有好些处要别的帮助，如方言调查，名物考证等皆是，盖此数者本是民俗学范围内的东西，相互的有不可分的关系者也。

关于水葫芦的记录，最近见到川口孙治郎所著《日本鸟类生态学资料》第一卷（今年二月出版），其中有一篇是讲这水鸟的，觉得很有意思。鸟的形色大抵与前记相似而更细密，今从略，其第五节记没水法颇可备览，译述于下：

“没水时先举身至中腹悉露出水面，俯首向下，急转而潜水以为常。瞳孔的伸缩极是自由自在。此在饲养中看出者。

“人如屡次近前，则没水后久待终不复出。这时候他大抵躲在水边有树根竹株的土被水洗刷去了的地方，偷偷地侦察着人的动静。也有没有可以藏身的去处，例如四周都是细砂斜坡的宽大的池塘里，没水后不再浮出的事也常有之。经过很久的苦心精查，才能得到结果，其时它只将嘴露出水上，身在水中略张翼伸两足，头部以下悉藏水面下，等候敌人攻击全去后再行出来。盖此鸟鼻孔开口于嘴的中央部，故只需将嘴的大半露出水面，便可以长久的潜伏水中也。”川口此书是学术的著述，故殊少通俗之趣，但使我们知道水葫芦的一点私生活，也是很有趣味的。在十六七年前，川口曾著有《飞弹之鸟》正续二卷，收在炉边丛书内，虽较零碎而观察记录谨严还是一样，但惜其中无水葫芦的一项耳。